

■书籍推荐



《勃客》

郑涓洁 著

童话大王成人版。《勃客郑涓洁》一书收录了他在新浪博客中的精彩部分,特别是其中的《郑氏父子对话录》、《郑氏父子谈话录》、《郑氏父子脱口秀》,点穴现行教育制度,极具冲击力,展现了他独特的亲子理念和对孩子的教育方式。



《大卫之恶》

建议看医生 著

本书讲述的是一个二十九岁的中国男子陈北一段非常感情经历。陈北在美结识已有男友的留学生肖苒,演绎出一段出于肉欲的简单爱情。肖苒假戏真做以后,对国内男友和家人坦白,并且胁迫陈北休假回国面对自己的家人。陈北无奈回国,小说主要情节集中在陈北在国内的三十天。



《相亲相爱》

童全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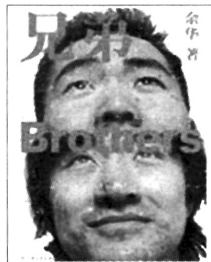
何棋读研期间,作为妻子的罗晓婷节衣缩食,一心一意发掘这只绩优股。何棋也不负众望,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买了房车,他们的幸福生活顺其自然地来了。这种幸福被外甥何糖糖打破之后,罗晓婷像所有的女人一样以为孩子能稳固他们的婚姻……



《像男人那样去战斗》

黄健翔 著

本书是其自传性作品,主要讲述2000年以来黄健翔的人生历程。作者以一名普通体育解说员的眼光,全景式地审视并评判中国足球及世界足球,同时也展现重大国际体育赛事中的方方面面。



《兄弟》

余华 著

《兄弟》下部字数达33万余字,在时间与故事情节上均与上部衔接,时间跨度达二十几年,从文革结束开始,一直叙述到当下。在这二十几年当中,李光头和宋钢这对兄弟和我们这个时代一起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与起落,他们的悲喜命运令人百感交集。



《伪生活》

温亚军 著

叶莎莎的一意孤行导致车祸,从此瘫痪在床面临死亡,在体会到丈夫沈小武有一般男人所没有的优良品质时,动了要为自己的姐姐留住这个男人的念头。最终失去妻子的沈小武在一系列捉摸不定的情感经历中,更是感受到生活的虚幻和无奈。

■阅读体验

□费惠玉

假如上帝不曾宽恕我们

生命是一条路,日子碾过,总有坑坑洼洼,总有修补的伤痕。

生命是一棵树,岁月轮回,增长的年轮里总有结结疤疤跟随。

何世华的《木头手枪》(《中篇小说选刊》2005第6期)诚如作家自己所言,故事非常简单:女人江秀芳很小的时候为了得到一把木头手枪被一个男人碰了。多年后,她被王水宝迎进了家门,惟一的原因是王水宝要娶个没被碰过的女人,他认为江秀芳就是那个没被人碰过的女人。新婚的初夜,王水宝没有看到他希望的东西,

一再的盘问下以及木头手枪的偶然出场,女人忆起了那个碰过她的男人。从此他们的生活与木头手枪作着一场无声无息但惨烈无比的战争,王水宝对木头枪的耿耿于怀,有意无意地制造着紧张的气氛让女人生活在战战栗栗里。一切似曾偶然,一切又似命定,最终那个制造木头枪的男人出现了,他的出现彻底揭开了那曾被碰伤的疤痕,王水宝让他的女人用那把酷似真枪的木头枪对准了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在一场毫无知觉的布局仓惶落地倒下、告别。女人在那一瞬间终于尖叫着爆发了她

长期的压抑,从此,这个世界多了一个整天举着脏卫生纸当小旗的女人,揭开的伤痕在满地的血迹里盖上了雪白的遮布,从此那个被碰伤的疤痕落幕,宛然从不被轻易揭起过……

是什么让这一切有了这样一个结局?是人性的恶?是人性的自私?还是人性的本能总是最亲近的人在伤害最亲近的人?假如生活没有宽恕,这世界会怎么样?假如上帝不曾宽恕于我们,我们又将怎样地捧着内心面对着内心?

学会宽恕吧,阿门!

□黄立峰

■感受名家

解读劳伦斯

劳伦斯已不必我多作推荐,前些年图书市场上早就摆满了他的名作:《虹》、《恋爱中的女人》、《儿子与情人》,乃至于遭禁多年的《查特兰夫人的情人》。只可惜,出版商仅把它们当作通俗小说出版和销售,我们的读者也往往只把它们当作艳情小说来购买与阅读。我常常在某些地摊上见到包了艳女封皮的劳氏大作,混在许多不堪入目的通俗刊物之间,心里便很为劳伦斯不平,总想找个机会,写上几句,让人们多了解一些劳伦斯。

劳伦斯是英国二十世纪初期重要的小说家。一生创作甚丰,包括十部长篇小说及大量短篇小说、剧本、诗歌、散文、评论、游记等。他的第一部小说《白孔雀》就显示了他的创作天才。写出《儿子与情人》这部巨著时,才二十六岁。初次阅读《儿子

与情人》时,曾给我极大的震撼。他把“爱与恨”,把两性关系中的灵肉分裂写得几近极致。综观他的创作,以英国现实主义传统为出发点,又在寻求更深刻更永恒的现实的探索中突破传统,创新立异,以独特的艺术构思再现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英国社会风貌和人物的命运。总之,他是个极为贴近现实又极富想象力的作家,他的张扬竟至漫无约束的地步,以致因为个性的过分表现,其才华和成就,很难为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所理解和接受。甚至当时许多作家评论家,都不能完全读懂他的作品,认为他傲慢无知,缺乏应当从教育获得的批判能力,对一般社会道德漠不关心,纵情于明目张胆的病态性欲狂和极端个人主义——而我们的出版商,大多只看到这其中的卖点。

面对贬责和非难,劳伦斯曾抱怨说,三百年内没有人会理解他的作品。出乎他的意料的是,他去世后不到三十年,对他的评价就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五十年代以后,文学评论界一次次掀起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劳伦斯及其作品的热潮。《虹》和《热爱中的女人》被认为二十世纪杰出的英国小说。人们赞赏他的活力和革新精神,看到了他的关心“人的自然本性的复归”、看到了他对人性、自然、生活的深刻揭示。进而又体会到他在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价值时的透明度,他的塑造人物的深厚功力以及短篇中流露出来的机智横溢的特色。

就小说艺术而言,劳伦斯的若干短篇小说比他的长篇更值得称道,这里向大家推荐一篇《狐狸》,那是一篇非常奇特的短篇小说。有兴趣的话,去找来看看吧。

□元涛

■新书点评

读半夏是一次历险

半夏贴身把玩本草,在我看来,几乎有一种想象力自虐的倾向。要在干枯冷瘦的中药肢体上催生灵感,榨出汁液丰沛浓汤浓水的过瘾篇章,难度仅次于癖着自个儿的头发向珠峰峰顶冲刺吧。辛苦若斯,我便忍不住要为他的书名暗暗捏上一把细汗。要知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不止在段子里被误读为专业教材。因此,他的新书《中药铺子》尽管有自信与淡定作为注册资本,可是街角檐下,有多少人还有心劲和冲动肯向这古色古香或药气氤氲的铺子里伸伸头?

但我相信,地无分南北,人不拘童叟,哪个不小心登堂入室瞄了半夏两眼,再想从容脱身,都是有一定难度的。“屁股是以屁为前提,屁之不存,股将安在?”如果你嫌他此类句子稍显粗莽,那么你会中意这种俯拾即是表达:“别看这女儿(凤仙花)任由女人攀折,腔子里却有一股子凛凛的豪气,寻常小虫,从来近不得身,狂蜂浪蝶,更是不容招惹,端的是洁身自好的规矩女孩儿。并且性子刚烈,一身招摇鼓胀好似樱桃一般饱满的果子,丝毫磕碰不得,哪怕稍稍挨着,顿时吹弹而破,迸裂开来。”半夏不惜工笔重彩,把这迎风寂寞的纤素药草铺排得活色生香。

这种细密笔法是半夏的拿手好戏。在当年的《南方周末》,半夏把些蛰伏于草丛及墙缝暗角的虫子,写得性感温软,如今在中药阵前,他自擂战鼓,抖擞精神,招法未变,兵器却由三截棍改了独孤剑,虚虚一指,剑气即已穿肠。也就是说,此刻,中药只不过是半夏笔意续断的引子,他的兴奋与表达并不拘泥于此,土陶药壶翻花蒸腾间,他的意气已悄然飞升,正遨游九重天外。

因此,读半夏在我甚至是一次历险。明明,他写的药主是倒悬的蝙蝠,起首,却从孔夫子臭骂弟子宰予偷睡午觉破题。在我想来,它们之间,远隔岂止万水千山,半夏如何闪转腾挪,才能把它们勾连起来?于是,区区千字短文,偏有了宕荡与闪回,让人担心着,悬念着,总觉得他东拉西扯,指南打北,上天入地,谈古论今,顺着斜阳古道一路滚滚烟尘而去,跟跟踉踉地将要穿帮,却堪堪在悬崖边上,又收住了脚。

半夏坦承,他做此书,惟一的居心只在寻趣。至于中医中药科学化诸难题,并不在他研究范围。这里,半夏耍了不大不小的滑头,他说:“本土医术的眼下定位,基本徘徊在洋医束手无策时死马当活马医的姑且,以及江湖郎中云山雾罩左右逢源的口实。但某种的衰微不等于说这个某种没有存在的意义,或者说其实颇有意义也未可知。”他的潜台词应该是,中医中药,独对百年困境,一直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自有其“自私的基因”在执着寻寻觅求生栈道,下雨嫁人,由他去了。

我理解半夏的回避,尘归尘,土归土,中药的出路,是医界方家头疼的事项。死结有待实践,文字的唏嘘,只相当于媒妁,并无义务在拜堂之后,还要代新郎趟出一条血路。况且,如若不理睬现代西医实证与统计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中药,毕竟负载着如天池般深不可测的传奇与迷思,而半夏的这一本书,正如长白瀑布,给我一开口,就还你一帘惊人的水帘。因此,半夏对中药的疗效,没有表达全面而决绝的怀疑与否定,就是一种平均水平的



慈悲心肠,想完成对中药命定的戏谑与消解,就需要他在文字上格外用力。

而这正是半夏的强项。小楷般工整的文字,透露出半夏对汉语的虔敬。与老一辈专栏作家相比,半夏对传说与传奇,怀有更多的警惕,因此他的演绎内敛而克制,悄悄地就将铁闻与掌故,炮制成了真材实料,配伍整齐的信史。这容易让我联想到福柯,福柯探究疾病与疯狂,用以对抗哲学话语的荒芜,而半夏对语文表达提供的价值,可能与福柯异曲同工。